

◇尘世写真

## 人生八十正年轻

今年的深秋时节,迎来我的八十岁生日。那天我没邀请一个朋友,只是和亲戚在酒店里聚了一下,十五六人一桌,气氛也颇热烈。

酒足饭饱,席散归巢。那晚思绪翻滚,往事翩然而至。

人生总是跌宕起伏,不会一马平川,一路顺遂的很少。我少年丧父,15岁辍学进了工厂,当过工人、库房保管员、外购工具计划员、宣传新闻干事、厂报主编。然命运多舛,中年又失女,女儿是上大二时在校园的一次游泳中意外溺亡,那是2002年11月的事,那一年我刚过56岁。

生活的不测,没有击倒、压垮我,我从悲痛中挺立了起来,迎着人生的凄风苦雨,走过了甲子,度过了古稀,迈入了耄耋,现在又站立在奔向九十的起跑线上,遥望着生命灿烂的远方。

熟悉我的同事朋友,都说我年轻,一头乌发,步履稳重,行动敏捷,情商丰富。一次饭局上,一位同事幽默地说:“你退休十几年了,看其他人一个个龙歪龙歪(老态龙钟)的,相貌也变了,就你精杆杆的,怎么还不老啊。”说得同桌的人哄堂大笑。

想起一则尴尬的事。我刚退休时,有次去莫愁湖,刚进公园门就被检票的工作人员给拦

住了。这人眼睛贼尖,不问前,不拦后,偏偏将夹在中间的我给拎出来,一开口就问我买票了没有(那时公园还没免费)。我说咱有老年证,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来。

“老年证?”一句疑问句,那人神情充满了怀疑,随即眼睛细细地打量着。他接过我的老年证,睁大眼睛横看竖看。大概是阳光照在本本上,有点刺眼睛,那人侧转了一下身,盯着照片看了半天,尔后又瞄了我几眼,这才晃了晃脑袋有点抱歉地说,长得怪年轻的。他还自我解嘲地说,你看我才四十出头,满脸皱纹,看上去倒像六十多岁了。

75岁前,我上公交或乘地铁,人多时基本是“站票”,没有人给我让座,直到近一二年,才有年轻人主动地让座。从他们的微笑中,我微微感到自己老之将至。

容颜的老去是自然规律,内心的勃勃生机则是自我修为。这么多年,我与世无争,不裹挟在人事的是非中,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是我最钟爱的一件事。书籍在我寂寞时陪伴着我,在我伤心时给予我安慰,在我绝望时投给我希望,像是我的一个永不抛弃、永不背叛的朋友。这些书又似乎给我的生活开启了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

门,一旦进入了这扇门,看到了里面的旖旎风光,我就不想再回头了。

阅读之外是听音乐,古今中外的名曲都喜欢。第一次听贝多芬的《第五交响曲》,那种沉重的乐感震撼了我,触动了我,使我久久难忘,此后门德尔松的《C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、肖邦的《夜曲》、布鲁赫的《C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》、柴可夫斯基的《第六交响曲》……流淌的旋律不是单纯的喜悦或者哀伤,更多的是苦难后产生的汹涌的感情色彩,随着乐曲宣泄、澎湃。我常在写作中,一边敲着键盘,一边听着音乐,两者交融在一起,灵感喷涌,文字变成了跳跃的音符,流泻出一行行美妙的旋律……

一年又一年,女儿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,文学和音乐于我却成了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,支撑我抗拒着衰老,永葆着青春。两个空巢老人相伴着,她支持我的写作,我抚慰她的忧伤,回忆着以往岁月留下的开心事,无数次我俩会倚在高高的阳台上,美美地望着天边那一抹水红的晚霞。

夕阳无限好,八十未为老。青春不是年华,而是心境;青春不是容颜,而是深层的意志、炽热的情感。那晚,我在日记的最后,写上了这样一段话。

[南京]徐廷华

◇灯下漫笔

## 苏轼会害怕AI吗?

[郑州]陈鲁民

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外多个版本人工智能陆续问世,大显身手。作家麦家判断“百分之九十的作家写不过AI”。由此,我突然想到一个“伪命题”:苏东坡会不会怕AI?假如东坡再世,与AI狭路相逢,短兵相接,杀到日月无光,江河倒流,他未必会落下风。

锐意创新是东坡与AI角力的资本。东坡是中国文化界的全能冠军,才华横溢,学养深厚,无论诗词文赋、书法绘画,还是美食禅学、治水修堤,他是样样精通,而且关键都是原创,是开拓者。相比较而言, AI固然也会写诗、作文、绘画、书法,且不无精彩,但无非都是对前人的模仿、合成与拼凑,重新排列组合,是高仿,既没资格申请专利,也不享受知识产权保护。这一项较量,东坡肯定是大获全胜。

真情实意是东坡与AI抗衡的强项。东坡一向情感充沛、真挚,悼亡妻王弗,悲痛欲绝,无尽哀伤,“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”。东坡与弟弟感情很好,互相惦记,中秋赋诗,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。东坡爱交朋友,称参寥为自己的“天下第一挚友”,与黄庭坚亦师亦友,和陈季常趣味相投,与佛印来往密切,和巢谷情同手足。有道是“诗不可伪,情至文生”,而AI则没有情感,没有灵

魂,不会流泪,不知悲欢,也不会牵挂谁,为谁担忧,没有朋友知己,也没有敌人对手。

或许还有一种可能,东坡不会简单地害怕或崇拜AI,而是以诗人的敏锐洞察其双刃性,既借AI技术之利为己所用,又以诗性智慧守护人性温度,让AI成为“清风明月”般的驯服工具,而非主宰心灵的牢笼羁绊。诚如东坡所言:“物之所以能累人者,以吾有之也。”——技术是否成为人的负累,取决于人类如何使用它,是将其当拐棍、助手、仆役,还是将其当上帝、主子或老板。

苏东坡《定风波》词云: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AI时代来了,铺天盖地,无所不在,那就要既来之则安之,不论干什么行业,只要有一技之长,过硬才学,敢于创新,真情拥抱生活,那便是自己的竹杖芒鞋,那就可以像东坡一样,无所畏惧,吟啸徐行。

繁星  
水印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和谐·共生

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